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壹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裘錫圭 主編

湖南省博物館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編纂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壹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全7冊/湖南省博物館、復旦
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 —北
京:中華書局,2014.6
ISBN 978-7-101-10168-3

I. 長… II. ①裘…②湖…③復… III. ①馬王堆漢墓
- 簡(考古) - 研究②馬王堆帛書 - 研究 IV. ①K877.54
②K877.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01758 號

責任編輯:石 玉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全七冊)

湖 南 省 博 物 館 編 纂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裘錫圭 主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9×1194 毫米 1/8·261 印張·36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200 冊 定價:9900.00 元

ISBN 978-7-101-10168-3

本書工作委員會（按姓氏筆劃爲序）

方晶剛 李 岩 李建毛 李學勤 徐 俊 陳建明 陳遠平 楊志剛 劉 釗

本書編纂委員會

主編：裘錫圭

成員（按姓氏筆劃爲序）：

石 玉 施謝捷 陳松長 陳 劍 張繼海 喻燕姣 鄭曙斌 劉 釗 劉樂賢
秘書：喻燕姣 郭永秉

本書顧問

李學勤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出土與整理情況回顧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三座西漢墓葬，是西漢初期第一任軼侯、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家庭墓地：一號墓墓主是名不見經傳的利蒼之妻辛追，逝於公元前一六三年左右；二號墓墓主是利蒼本人，史書記載其於公元前一八六年去世；三號墓墓主則是利蒼和辛追之子，據墓中紀年木牘記載，其下葬年代為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一六八年，死時三十多歲。

馬王堆三座漢墓共出土了三千餘件珍貴的帛書、帛畫、簡牘、絲織品、漆木器、樂器、動植物標本、竹器、陶器、兵器等，無不是稀世珍品，還有一具「長眠」地下兩千餘年、依然保存完好的辛追夫人遺體，成為「濕屍」類古人類遺骸最典型的代表，學界稱之為「馬王堆型古屍」。馬王堆漢墓豐碩的考古成果使其當之無愧地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被譽為能與埃及圖坦卡蒙墓媲美的重大考古發現。據新華社統計，當時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此進行了報導。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馬王堆漢墓文物的保護和研究給予了高度重視，並組成了陣營強大的科學研究隊伍深入開展工作，由此產生的影響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義。

在馬王堆漢墓眾多出土文物中，帛書、帛畫、簡牘等引起了學界普遍關注。三座墓葬，除二號墓只在墓道發現一枚竹簡外，一號和三號墓均出土大量相關文物：一號墓出土三百一十二枚竹簡（遺冊）、十九枚陶罐和麻袋上的竹牌、四十九枚竹簡上的簽牌及一幅T形帛畫；三號墓漆書盒內出土了五十餘種帛書，醫簡二百枚，此外，還有隨葬的四百一十枚竹簡（遺冊）、木牘，五十二枚竹簡上的簽牌及三幅帛畫（T形帛畫、車馬儀仗圖、行樂圖）。

絲帛是在紙張普遍使用之前，與竹、木共用的文書、畫及圖、表等的書寫載體，文獻中的「書於竹帛」即指此。書寫在竹簡、木簡上的文書多見，但書寫於帛上的文書究竟是何樣式，過去因缺乏實物證據，無從知曉，直至馬王堆漢墓的發掘，人們才有幸看到了它的樣式。馬王堆漢墓帛書，共計十萬餘字，五十餘種，分別抄寫在寬四十八釐米的整幅帛和寬二十四釐米的半幅帛上，出土時已嚴重破損，後經修復整理和研究，確定其內容涉及戰國至西漢初期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天文、地理、醫學、軍事、體育、文學、藝術等眾多領域，堪稱一座微型圖書館。馬王堆漢墓帛書簡牘分別用篆書、隸書和界於篆、隸之間的草隸寫成，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尚存、已湮沒兩千餘年的古佚書，也有一部分為現存古籍的不同版本，這為中國傳統文獻學科研究提供了十分豐富的實物及文獻資料。比較西漢前期發現的孔子壁中書、西晉之初發現的汲冢書，以及近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竹簡等歷代先秦文獻的幾大發現看，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簡帛所載內容最為豐富，所涉面最廣，簡、牘、帛、牌、封泥等載體最為齊全，它無疑是中國考古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發現。從世界角度而言，其考古價值堪與古埃及紙草文書、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人泥版文書相媲美。

馬王堆漢墓帛書簡牘的整理已逾四十載，經過眾多專家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大部分簡帛材料與研究成果陸續公佈，但也有少部分帛書文獻或因深奧難懂，或因過於殘碎而拼接較為耗時，未能全部完成整理研究工作，這也是此次整理的重點之一。

一 一號墓竹簡（遺冊）、T形帛畫的出土及整理

馬王堆一號漢墓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完成發掘。據發掘報告，該墓三百一十二枚竹簡出土時位於東邊箱北端，因編綴繩索朽斷，出土時自然散落為五個小堆，散亂得較為厲害，原次序已不太清楚。負責提取竹簡的白榮金和周世榮先生只能根據現場情況先照相，然後畫圖、編號、記錄，儘可能地保存竹

簡原有的排列次序。

由於這批竹簡出土後順序相對混亂，報告編寫者為儘可能恢復其原狀，先依竹簡散落方向和簡文內容確定所記器物類別的前後次序，再據小結簡歸屬，以及簡與簡之間的相互關係等進行了初步復原工作。其前後順序，首先是副食品、調味品、酒類和糧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妝用具和衣物，最後是樂器、竹器以及木製和土製明器。這只是對竹簡原先編聯的大致情況的估計，要真正做到完全復原已很困難。

因一號墓發掘報告按中央領導指示需儘快出版，我館熊傳薪、周世榮、何介鈞先生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完成報告初稿寫作，其中竹簡釋文由周世榮先生負責。為完善報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指定黃展岳、王世民先生負責整個報告的修改定稿。據兩位先生回憶，當時還約請了北京大學朱德熙、裘錫圭先生進行簡文校釋，故宮博物院的唐蘭先生對此亦感興趣，並寫有一稿。所以報告中對竹簡的考釋，主要包含三方面意見：以朱德熙、裘錫圭先生的看法為主，吸收了唐蘭先生的部分成果，也兼有黃展岳先生的個人研究。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於一九七三年十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這三百一十二枚竹簡照片及釋文也隨之對外公佈，並掀起了一輪研究馬王堆漢墓遺冊的熱潮。另隨同發掘報告公佈的還有四十九枚竹簡上的簽牌，有綫描圖和釋文；陶罐、麻袋上的竹牌，只公佈了十五枚有文字的釋文。

一號墓T形帛畫出土時平鋪在錦飾內棺蓋板上，負責揭取的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白榮金等先生，他們利用一根兩米長的薄竹簽從帛畫底下插過去，再用一根細棍捲上宣紙一點一點地捲，最後將兩米多長的帛畫完整地托取出來，放在事先預備好的平鋪有皮紙的大木板上，用塑膠薄膜封起來運回湖南省博物館。一九七四年四月由上海博物館竇治榮、戴永吉先生進行修復，托裱成鏡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曹國鑒先生對其進行了臨摹。後被送到故宮博物院，由專家裝裱成卷軸保存。

二 三號墓竹簡（遺冊）、木牘、帛畫的出土及整理

馬王堆三號漢墓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完成發掘，共出土四百一十枚竹簡、木牘，其中除一枚紀年木牘出自東邊箱外，其餘五枚木牘和四百零四枚竹簡均出土於西邊箱北端。五枚木牘的內容各為一組竹簡所記同類隨葬品的小結，和其他四百零四枚竹簡一樣，是隨葬品清單遺冊，出土時已散亂，無編聯痕跡。

考古人員在發現三號墓竹簡遺冊後，吸取了清理一號墓竹簡遺冊時的經驗。據周世榮先生回憶，三號墓竹簡遺冊是他和白榮金先生一起提取保護的，竹簡出來就立刻編號、畫平面圖、斷面圖，以便確定其位置。竹簡運回湖南省博物館後，也由周先生負責保護清理，任何人不能隨意觀看、翻動，從而使竹簡保持了出土時的順次，減少了以後整理工作排序上的麻煩。

這批竹簡、木牘的整理工作由周世榮先生承擔，周先生很早就完成了釋文編寫，但直至二〇〇四年，隨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的出版，這批竹簡、木牘資料才公諸於世。雖然這批簡牘出土時已散亂，但隨葬物品的前後次序大體清楚，基本按男女明童、車馬、各種食物、漆器、土器、其他雜器和絲織物排序。發掘報告也公佈了同墓出土的五十二枚竹簡上的簽牌的綫描圖和釋文。

三號墓還出土有三幅帛畫，即覆蓋在內棺蓋板上的T形帛畫、棺室東壁的《行樂圖》和西壁的《車馬儀仗圖》。T形帛畫和《車馬儀仗圖》在現場揭取時大體得以保存，《行樂圖》則已破裂為數十塊。考古人員對這三幅帛畫進行初步處理後立即充上氮氣封閉包裝，運送至北京，擬由故宮博物院的裝裱專家進行修復整理。T形帛畫和《車馬儀仗圖》被裝裱成卷軸保存，於一九七八年被運回我館，《行樂圖》殘片由於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沒有進行修復整理，於一九八七年原封不動地退回

給我館後，由周志元先生裝裱成十四頁。

三 三號墓漆書盒內醫簡、帛書的出土及整理

三號墓東邊箱出土的一個長方形黑色漆盒，長59.8釐米，寬36.8釐米，高21.2釐米。漆盒分上下兩層，上層放置絲帶和一束絲織品，下層設有五個長短大小不等的方格，其中一個靠邊的狹長格內放置了《導引圖》、《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老子》甲本及卷後四篇古佚書、《春秋事語》、四種醫簡以及兩支竹簡；其餘帛書則呈長方形疊在一起攔入一個最大的長方形格中，帛書下壓一隻青蛙，已成乾屍。還有一個長方格安置有一個牡蠣殼，另兩個長方格空着。

(一) 醫簡

醫簡出土時是作兩捆放在靠邊狹長格的最上層的，《十問》、《合陰陽》為一捆，《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為一捆。提取時，專家們想了很多辦法，最終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振江先生採取提吊方法，即先用絲綫把竹簡固定住，再把它吊出來，吊出來後馬上固定。醫簡運回湖南省博物館後，由周世榮、白榮金先生逐枚畫圖編號，由於保護得當，順序沒有被打亂。

醫簡的整理由周世榮先生負責，因其內容涉及性文化（古代稱之為「房中術」），故一時未敢發表。一九八〇年，中國古文字學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與會著名學者饒宗頤、周鴻翔先生懇切希望參會的周世榮先生能儘早把這批資料發表。周先生返回長沙後，在徵得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會、文物出版社同意後，以《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養生方」釋文》為題，首先在《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刊登。該文的發表，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全部圖版的公佈則是在四年之後，即一九八五年以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名義將出土的所有醫書集結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按照內容，醫簡部分分為《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和《天下至道談》。

(二) 帛書

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時分置於漆書盒下層的兩個格子內。當狹長方格內的竹簡被提取後，考古人員發現其下還有有圖、有字的帛書，但由於當時並不知道竹簡之下尚存帛書，在穿綫固定竹簡時，其下的《導引圖》、《老子》甲本等帛書被戳爛了，這給此格內的帛書復原工作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

另一格內折疊的帛書由於受地下水千年浸泡已嚴重粘連，就像一塊「泥磚」。因兩個格內的帛書出土時均緊粘在一起，一時難以揭開，有關領導當即指示已來現場支援的故宮博物院裝裱專家張耀選先生將帛書放入充滿氮氣的塑膠袋中，由我館周志元等人護送至北京進行揭裱。

據參與帛書揭裱工作的故宮博物院紀秀文、沈紅彩女士回憶，當時故宮博物院非常重視此項工作，成立了以張耀選為組長，孫孝江、張金英、江邵大、孫承枝等專家為骨幹的裝裱隊伍，全力以赴挽救並保護這批帛書，但由於當時揭裱工作難度很大，且技術手段不夠先進，還是留下了很多遺憾。

帛書修復工作前後延續數年。由於工作量太大，經過幾年修復，有的整理成完整裱件；有的只初裱，處於半成品狀態；亦有未動工的。後兩類帛書接回我館後，大多由周志元先生整理修復成完整的裱件。

在故宮博物院最初的三四個月，裝裱專家就把《老子》甲乙本及卷後卷前古佚書、《周易》經傳、《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所有醫書、《導引圖》、《地形圖》、《駐軍圖》（即《箭道封域圖》）等數量龐大的帛書逐片揭開，經過清理、歸整，大體按揭裱順序初裱或裝裱起來，拍成照片供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成員進行整理。初裱是托在黃色紙上，後來我館為便於展覽，一部分由周志元先生進行了裝裱。

現存於我館的帛書帛畫，或裝裱成單頁，或裝裱成冊頁，或裝裱成卷軸，其具體裝裱情況列表如下：

| 帛書帛畫名稱 | 裝裱形式 | 尺寸(釐米) | 備注 | |
|--------------------|-----------|--------------------------|-----------------------------|--|
| 雜占(木人占) | 卷軸 | 畫心: 33×50 | | |
| 雜圖(卦象圖) | 卷軸 | 畫心: 48×51.5 | | |
| 刑德甲(篆本) | 卷軸 | 畫心: 64.5×50 | | |
| 刑德乙(隸本) | 卷軸 | 畫心: 84×44 | | |
| 喪服圖 | 卷軸 | 畫心: 26.2×48.4 | 故宮博物院裝裱, 一九八一年周世榮從故宮博物院取回館藏 | |
| 五星占 | 卷軸 | 畫心: 221.3×49.2 | | |
| 胎產書 | 卷軸 | 畫心: 33.5×47.5 | | |
| 太一將行圖(太一祝圖) | 卷軸 | 畫心: 43.5×45 | | |
| 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 | 卷軸 | 畫心: 133×50.8 | | |
|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 | 卷軸 | 畫心: 317×25.2 | | |
| 老子乙本 | 卷軸 | 畫心: 79.5×55 | | |
| 天文氣象雜占 | 冊頁(八頁) | 裝裱尺寸: 58.5×31 | | |
| 園廟圖(居葬圖) | 卷軸。另有殘片一頁 | 畫心: 52×52.5 | | 一九八五年九月張恆萍、伍紹瑩從故宮博物院取回, 卷軸由故宮博物院裝裱, 另有部分殘片, 二〇〇八年由周志元裝裱為一頁 |
| 足臂十一脈灸經 | 單頁(二頁) | 裝裱尺寸: 16.3×31, 30.5×19.5 |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二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 | 單頁(三頁) | 裝裱尺寸: 30.5×19.5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三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 雜療方(房內記、療射工毒方) | 單頁(四頁) | 裝裱尺寸: 30.5×20 | 故宮博物院揭裱為四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 五十二病方 | 單頁(二十四頁) | 裝裱尺寸: 31×18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二十四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 | | | |
|--|----------|----------------------------------|---|
| 養生方 | 單頁(十九頁) | 裝裱尺寸: 29×21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七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把其中一頁分成三頁 |
| 春秋事語 | 單頁(六頁) | 裝裱尺寸: 29.5×21 | 一九八五年三月金則恭從故宮博物院取回。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六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戰國縱橫家書 | 卷軸 | 畫心: 217×29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二十四頁, 一九九二年八月周志元將二十四頁裝裱成卷軸 |
| 九主圖(一頁)、物則有形圖(一頁)、宅位宅形吉凶圖(二頁)、帛畫殘片(一頁)、帛書殘片(一頁)、府宅圖(城舍圖, 一頁) | 單頁(七頁) | 裝裱尺寸: 20×30.5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七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帛書殘字 | 單頁(二十七頁) | 裝裱尺寸: 29.5×19.5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二十五頁, 後由周志元將其中十九頁再行裝裱。二〇〇八年周志元將庫房中保留的帛書殘字另裝裱為二頁 |
| 陰陽五行甲(篆書) | 單頁(三十九頁) | 裝裱尺寸: 30×20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三十九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陰陽五行乙(隸書)、出行占 | 單頁(十八頁) | 裝裱尺寸: 29.5×22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八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刑德丙 | 單頁(十八頁) | 裝裱尺寸: 30×20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八頁, 後由我館職工再行裝裱 |
|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 | 單頁(二十頁) | 裝裱尺寸: 27×28.3 [*] 27×17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二十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繫辭 | 卷軸 | 畫心: 52×34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五頁。一九九二年陳松長根據內容重新進行分頁, 今為六小頁, 由周志元重新裝裱為卷軸 |
| 易經(六十四卦) | 單頁(十二頁) | 裝裱尺寸: 30×21.5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二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易傳(要、衷、繆和、昭力) | 單頁(十八頁) | 裝裱尺寸: 30×21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八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相馬經 | 單頁(十頁) | 裝裱尺寸: 30.5×19 | 故宮博物院初裱為十頁, 後由周志元再行裝裱 |
| 帛書無字空白片(六十頁)、宅位草圖(二十九頁)、宅位宅形吉凶圖(四頁)、未命名殘片(五頁) | 單頁(九十八頁) | 托裱尺寸: 30×22 | 故宮博物院初裱成九十八頁(空白片六十頁, 包括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老子乙本倒印文十六頁, 周易、易傳倒印文二十二頁, 易傳正文尾部二頁, 相馬經倒印文十四頁, 五十二病方倒印文二頁, 出行占倒印文二頁, 隸書陰陽五行有正印文的尾部空白片二頁) |
| 地形圖 | 卷軸 | 畫心: 96×96 | |
| 箭道封域圖(駐軍圖) | 卷軸 | 畫心: 98×78 | 故宮博物院裝裱, 一九七八年六月從故宮博物院取回 |

| | | | |
|-----------|---------|---------------|--|
| 帛書、帛畫殘片匯裱 | 冊頁(十二頁) | 裝裱尺寸: 48×33.3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周志元將故宮博物院移交回來的帛書帛畫殘片進行裝裱 |
| 行樂圖 | 單頁(十四頁) | 裝裱尺寸: 90×52.2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周志元裝裱 |
| 三號墓T形帛畫 | 卷軸 | 畫心: 235×142 | 一九七八年六月從故宮博物院取回 |
| 車馬儀仗圖 | 卷軸 | 畫心: 212×94 | 一九七八年六月從故宮博物院取回 |
| 一號墓T形帛畫 | 卷軸 | 畫心: 205×92 | 一九七八年六月從故宮博物院取回。一九九二年九月故宮博物院又進行第二次裱糊處理 |

帛書揭裱工作取得初步成績後，在各方領導的高度重視下隨即展開整理工作。帛書整理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1 第一階段：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

一九七四年三月，國家文物局組織成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辦公地點設在北京沙灘紅樓文物出版社，由文物出版社韓仲民先生具體負責，吳鐵梅女士、黃遜先生作為跟班編輯協助處理日常事務。綜合當時親自參與帛書整理的李學勤、裘錫圭、傅舉有、周世榮等先生的回憶記錄，帛書整理小組成員一開始並不固定，隊伍是逐漸擴大的，先後加入帛書整理小組的人員有唐蘭、張政烺、顧鐵符、于豪亮、李學勤、馬繼興、傅舉有、周世榮等先生。此外，銀雀山竹簡整理小組的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唐代文書整理小組的馬雍先生和其他單位兼職的專家，如席澤宗、譚其驤、丘富科、金應春等先生，均參與了整理工作。具體分工是：整理《老子》甲乙本及卷後卷前古佚書的是唐蘭、張政烺、朱德熙和裘錫圭四位先生，其中，《老子》甲本拼合主要由唐蘭先生完成，《老子》甲乙本及卷後卷前古佚書的釋文和注釋是經他們四人集體討論，最後由張政烺先生定稿（平裝單行本《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由于豪亮先生定稿）；《周易》經傳主要由張政烺和于豪亮先生整理；《戰國縱橫家書》主要由唐蘭與馬雍先生整理，最後由唐蘭先生定稿；《春秋事語》的釋文和定稿都由張政烺先生負責完成；帛書醫書部分由李學勤和馬繼興先生合作完成，李學勤先生負責文字考釋，馬繼興先生承擔醫藥學知識的解讀；《導引圖》主要由周世榮先生考訂，綫圖和彩繪復原圖均出自周先生之手；《地形圖》和《駐軍圖》主要由故宮博物院的顧鐵符、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及其研究生團隊、國家測繪總局測繪研究所的金應春、中國地圖出版社的丘富科、湖南省博物館的傅舉有、周世榮先生整理；《五星占》的整理由席澤宗、傅舉有先生完成；《天文氣象雜占》的整理由顧鐵符、席澤宗等先生完成。

一九七六年受唐山大地震影響，為保證安全，帛書整理小組辦公室搬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城隍廟。隨着「文革」結束，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帛書整理小組人員皆陸續回原單位工作，尚未整理完成的帛書篇目就由各位專家帶回所在單位繼續進行，帛書整理小組在北京的集體活動就此結束。一九七八年二月，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成立，帛書整理小組工作也隨即併入其中。

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五年，尤其是最初兩年，帛書整理小組取得了豐碩成果，學者們相繼完成《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一九七四年九月出有綫裝本，見後）、《五星占》（《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地形圖》（《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戰國縱橫家書》（《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導引圖》（《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六期）、馬王堆帛醫書（《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六、九期）、《駐軍圖》（《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春秋事語》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相馬經》（《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天文氣象雜占》（《中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十四卦》（即《周易》、《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等篇目的拼接、釋文，有的還有校注。在此期間，部分篇目出版有單行本，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包括《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綫裝本，一函二冊）、《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包括《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綫裝本，一函三冊）、《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馬王堆漢墓帛書·導引圖》等。

此時期集成性整理成果是分別於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其中「壹」包括《老子》甲乙本及卷後卷前古佚書，「叁」包括《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肆」包括所有帛書醫書和醫簡。其時按計劃應出版六冊，「貳」為《周易》經傳，由張政烺、于豪亮先生整理；「伍」是《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與「科技」有關的文獻，由顧鐵符先生負責；「陸」是術數類和兵書類帛書，包括《陰陽五行》、《刑德》等篇，由於當時無人整理，一九七六年後交由李學勤先生擔綱。自一九七八年以後，因帛書整理小組的學者大都回原單位工作，無暇顧及帛書整理，故進展較為緩慢，所出成果不多。

2 第二階段：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七年

此階段帛書整理工作值得一書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一九九二年我館召開了「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為配合此次會議召開，我館編輯出版了《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發表了《周易》、《繫辭》、《刑德》乙等篇目的釋文和彩色圖版，以及《太一將行圖》、《卦象圖》、《喪服圖》等彩色圖版，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掀起了新一輪馬王堆漢墓帛書研究熱潮，尤其是對《周易》經傳的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績，成果主要刊登在《道家文化研究》、《國際易學研究》、《周易研究》等書刊雜誌上。

二是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重新啟動。一九九五年，國家文物局委託謝辰生先生主持重新恢復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工作，由李學勤先生牽頭，相繼在北京紅樓文物出版社召開了兩次會議，我館傅舉有、周世榮、陳松長先生，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劉紹剛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劉樂賢先生，文物出版社編輯吳鐵梅女士參加了會議。李學勤先生做了具體分工：陳松長先生負責《刑德》甲、乙、丙三篇的整理；李均明和劉紹剛先生負責一些帛圖，因顧鐵符先生於一九九〇年去世，他負責的第五冊，包括《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也交由他二人整理；劉樂賢先生協助李學勤先生整理《陰陽五行》甲、乙篇；《周易》經傳部分仍舊聯繫張政烺先生交稿；吳鐵梅女士負責管理資料，並將原帛書整理小組遺留下來的拼照片和我館新提供的相關帛書沖洗了一整套黑白圖版，交給各位專家整理。最初在紅樓文物出版社關有兩間辦公室，專門作為帛書整理小組的工作室，後由於經費得不到持續保障，工作室只保留了不到一年時間，之後專家們在各自單位繼續整理工作。此次整理小組的工作只進行了一兩年，並未全面啟動。此時期整理研究成果主要有《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陳松長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一年）、《馬王堆漢墓帛書（式法）釋文摘要》（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文物》二〇〇〇年第七期）等。

三是我館為配合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報告的編寫對帛書進行的整理工作。二〇〇二年，我館為籌備擬於二〇〇四年召開的馬王堆漢墓發掘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擬在會前出版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報告，其中第二卷即為《馬王堆漢墓帛書》，擬借發掘報告，將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包括殘片）的圖片和釋文全部予以公佈。為此，以陳松長先生為主的湖南省博物館團隊不僅對照原已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等帛書重新用原大彩色照片進行了拼接，而且組織有關專家對尚未整理完的帛書進行了拼接和整理。參加拼接工作的有余斌霞、張曉姪、趙仙女士，參加整理工作的有陳松長、劉樂賢、劉紹剛、王樹金先生。陳松長先生負責《周易》經傳的整理，劉樂賢先生承擔《式法》（《陰陽五行》甲）的拼綴，劉紹剛和王樹金先生擔負《天文氣象雜占》殘片的拼綴。在整理過程

中，他們發現並解決了若干問題，在《天文氣象雜占》、《式法》、《九主圖》、《物則有形圖》的整理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由於《陰陽五行》等少數篇目依舊存在很多問題，故遲遲未能全面完成整理工作，影響了《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如期出版。

3 第三階段：二〇〇八年至今

二〇〇八年年初，考慮到以發掘報告的形式發表帛書圖片和釋文已難以滿足學術界的需求，我館希望對馬王堆漢墓簡帛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對未發表的帛書及其他殘片進行歸類分析，並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做出高品質的釋文和注解。考慮到我館自身古文獻整理力量的現狀，借助外力實施合作研究遂成爲我館的指導方針。經過較長時間的充分醞釀、反復磋商，在得到省內馬王堆漢墓考古研究整理專家的一致贊同後，我館於二〇〇八年九月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中華書局達成合作協議，成立編纂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全力整理研究出版《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力爭將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最新研究成果悉數發佈，以答謝幾十年來各級領導的關心、有關機構的支持，同時也是對廣大考古工作者以及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有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們的一個交代。我們有幸請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擔任該書主編，另約請了眾多資深的古籍整理研究專家參與工作。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亦對該專案高度重視，並將其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二五」重點規劃，由中華書局出版。

爲了順利實施和完成《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整理出版，我館分別於二〇〇八年十月、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兩次就所有帛書、竹木簡、木牌、帛圖帛畫以及相關的全部殘片拍攝了高清晰數碼相片和反轉片，用於編纂小組釋讀和出版印製；並將我館已拼接了的原擬用於出版考古發掘報告的帛書圖片翻拍洗印了一份，分別給各位整理者做參考；同時，我們將搜集到的有關馬王堆漢墓研究論著目錄三千二百餘條，及經過初步整理的簡帛釋文（電子版，除《陰陽五行》甲、乙外）提供給整理者，以方便他們查閱資料，減少釋讀時的工作量。另外，我館還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編纂經費，以確保整理工作保質保量按期完成。我館喻燕姣、鄭曙斌、王樹金、王卉直接參與了部分篇目的整理研究工作。

經過近七年的努力，這部傾注了眾多研究者心血的巨著終於完成，她不但是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的集大成，而且也是馬王堆漢墓簡帛四十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她必將成爲馬王堆漢墓簡帛研究重要的里程碑。

在這裏，我們不會忘記那些曾爲馬王堆漢墓簡帛做出貢獻的有名或無名的人們，他們或爲簡帛的發掘者，或爲揭裱者，或爲最初的整理者，或爲後來的研究者，或爲相關的工作人員，他們中有的已駕鶴西去，有的依舊默默無聞地工作在不同崗位，有的還在繼續爲簡帛整理研究孜孜跋涉，正是因爲他們的辛勤付出，才使馬王堆漢墓簡帛研究方興未艾，成果卓著，前景光明。

湖南省博物館

二〇一四年四月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編纂情況說明

由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華書局三方合作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以下簡稱《集成》)的編纂工作,於二〇〇八年九月正式啟動。這項工作的目的,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和湖南省博物館的帛書整理工作以及馬王堆一號墓和二、三號墓的發掘報告對遺冊等資料的整理工作的基礎上,(一)吸收新出研究成果,全面整理並完整發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所有簡帛資料。

合作三方的領導陳建明、劉釗和李岩(現已調任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於二〇〇八年九月四日在復旦大學簽署了《集成》編纂出版合作協議。三方商定聘請的顧問清華大學李學勤和其他有關學者、湖南省文物局局長陳遠平、復旦大學校長助理桑玉成(現已調任上海市社聯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出席了簽字儀式。這是編纂工作正式啟動的標誌。在此之前,合作三方已商定由復旦大學裘錫圭擔任主編,並與相關學者溝通協商,初步確定了簡帛各篇的整理者。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含數名研究生)、湖南省博物館研究人員和少數外部專家組成的編纂小組,並為支持編纂出版工作,組成了《集成》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

湖南省博物館(以下簡稱「湖南館」)在《集成》編纂工作正式啟動前,就指派工作人員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交付了在二〇〇二年開始的為配合二、三號墓發掘報告的編纂、出版而進行的帛書整理工作中經過進一步拼復的全部翻拍照片及其大部分釋文,作為《集成》編纂工作的基礎資料。編纂工作正式開始後不久,湖南館又於二〇〇八年十月對在館簡帛原物拍攝了數碼照片(個別尺幅較大且無字的帛畫,如《車馬儀仗圖》等,此次未加拍攝),並將所有照片的電子文檔交付中心,用作此次簡帛整理的原始依據(帛書部分即本書所收「原始圖版」)。後因這次所攝照片未能完整體現標尺和色卡等信息,會給整理、印刷、出版等工作帶來問題和困難,湖南館又於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對所有在館簡帛拍攝了全部帶有標尺和色卡的照片。這套照片的反轉片轉換為數碼文件後的分辨率,較前一套數碼照片有所下降,因此《集成》大部分編纂人員整理時所主要使用的,仍然是前一次拍攝的原物照片。第二套照片主要用作整理參考,只有少數篇由於拼合需要等原因,是用這套照片進行整理的,相關各篇已作說明。

《集成》各篇(這裏所說的「篇」,也可以是一部書)的整理分工情況,請參看本文後所附各篇(含釋文注釋和整理圖版)撰稿人名單,在此不需一一重述。需要交代的,是有些篇的分工變動以及有些篇整理文本成稿的特殊情況。

《集成》編委會原聘請首都師範大學劉樂賢對《陰陽五行》甲乙篇、《出行占》、《五星占》諸篇進行整理,後因故分別改由程少軒、劉建民整理;原聘請湖南大學陳松長對《相馬經》、《刑德》甲乙丙篇、《太一祝圖》(原名《太一將行圖》)、《物則有形圖》諸篇進行整理,後因故分別改由劉釗、程少軒、劉建民和北京大學董珊整理。上述幾篇在《集成》的整理工作中均起步較晚,特別是其中的《陰陽五行》甲乙篇和《刑德》甲乙丙篇,直到二〇一一年六月才正式由程少軒接手整理。

《五十二病方》原定劉釗和他指導的碩士生劉欣合作整理,後因故改由廣瀨薰雄一人整理。廣瀨薰雄在《五十二病方》的整理文稿中,已將劉欣所撰畢業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校讀與集釋》(二〇一〇年五月)列為參考文獻,故劉欣不作為此篇的合作者署名。

〔一〕具體情況,詳本書所收湖南省博物館撰寫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出土與整理情況回顧》。

一號墓遺冊(附簽牌)、三號墓遺冊(附牘和簽牌)以及二號墓墓道所出的一枚竹簡,由湖南館鄭曙斌完成整理初稿,蔣文對此稿作了改進和補充;《老子》甲本卷後佚書由韶關學院徐寶貴完成整理初稿,鄔可晶對此稿作了改進和補充;《天文氣象雜占》由湖南館王樹金完成整理初稿,劉嬌對此稿作了改進和補充;《養生方》由湖南館王卉完成整理初稿,《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諸篇由湖南館喻燕姣完成整理初稿,周波對這些初稿作了改進和補充。^{〔一〕}以上這些合作完成的篇目,編纂小組和編委會決定一律按照參與各篇整理工作的先後次序署名。

爲了確保《集成》的編纂質量,中心於二〇一〇年一月和十一月分別在上海崇明和江蘇金壇召開了編纂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心參與相關各篇編纂的研究人員和研究生,董珊作爲整理者參加了第二次會議。臺灣大學周鳳五和美國郡禮大學顧史考作爲組外專家應邀出席第二次會議,參與了討論。會議對已經完成和正在整理的簡帛各篇的疑難問題進行了集中討論,對一些釋讀難度較大或問題較多的帛書進行了通篇逐字校讀、討論,有些篇(如《木人占》)取得了相當重要的進展。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中心舉行了《集成》審稿會。中心參加編纂小組的人員,湖南館參加編纂小組的喻燕姣、鄭曙斌和中華書局編輯張繼海、石玉代表合作三方參加會議;武漢大學李天虹,浙江大學曹錦炎和中山大學陳偉武、陳斯鵬作爲外審專家出席會議,對已完成的部分稿件進行審閱,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這次會議中,編纂工作合作三方和外審專家共同討論並初步確定了《集成》的版式、簡帛各篇的編排順序等。

《集成》所收帛書、簡牘的大部分,以前的整理者已經做了很好的整理工作,他們的工作成果是這次整理的堅實基礎。限於體例,《集成》各篇目只署了本次整理者之名,這是必須說明的。通過有關各篇的「說明」和注釋,可以大體瞭解原整理者所做的工作,以及本次整理者所做的改進和補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各篇簡帛圖版、釋文與注釋,即使僅就此次整理而言,也不僅僅是各篇整理者的勞動成果,其中或多或少包含了編纂小組其他成員和外審專家的貢獻。陳劍對中心其他編纂人員和董珊的工作幫助尤多。李學勤、陳松長、劉樂賢等參加過馬王堆帛書過去的整理工作的學者,在《集成》編纂、出版工作啟動會上,對馬王堆簡帛的重新整理提出過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在此特致感謝。

我們感謝湖南館對《集成》編纂工作的大力支持。湖南館全力配合編纂工作,提供了整理工作所需的多套照片,還爲《集成》編纂工作提供了部分研究啟動經費。館長陳建明曾多次來中心督促協調工作,副館長李建毛也曾來過中心督促協調工作。

我們感謝中華書局爲《集成》編輯出版所做的大量細緻工作。徐俊、馮寶志、黃松等領導數次到中心督促協調《集成》的編纂、編輯工作,責任編輯張繼海、石玉等對稿件的編輯、審定做了很多工作,爲《集成》的順利出版提供了保證。

復旦大學校領導和文科科研處領導對中心承擔的《集成》編纂工作一直非常關心,在經費和人事方面都給予了大力支持,我們深表感謝。

我們此刻也非常懷念曾參與馬王堆簡帛整理工作並作出重要貢獻的已故學者唐蘭、張政烺、朱德熙、顧鐵符、于豪亮、馬雍等先生,他們的工作爲馬王堆簡帛後來的整理工作奠定了極好的基礎。

《集成》的編纂工作跨越了七個年頭,在參加工作的人員都另有本職工作的情況下,對於數量如此龐大、內容如此繁複、殘損又如此嚴重的馬王堆漢墓出土文

〔一〕鄔可晶、劉嬌和周波曾就編纂工作中的整理新得,分別撰有《以〈五行〉爲例談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佚書重新整理的情况》(《文史》二〇一二年第二期)、《讀馬王堆帛書〈天文

氣象雜占〉札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馬王堆簡帛〈養生方〉、〈雜禁方〉校讀》(《文史》二〇一二年第二期)等文,可以參看。

獻而言，儘管已有前人的基礎，這些整理時間也還是不算多的。由於交稿時間屢次推遲，使湖南館和中華書局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給他們帶來很大困難，我們深表歉意。

雖然我們力爭將整理工作做好，但在簡帛的復原和釋文注釋等方面一定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疏誤；因為時間緊迫，釋文注釋全面統一體例、前後互相照應等統稿方面的工作，也還做得很不夠，敬希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附：整理分工情況

| 篇目 | | 撰稿者 |
|---------|--|---------|
| 周易經傳 | | 陳劍 |
| 春秋事語 | 戰國縱橫家書 | 郭永秉 |
| 老子甲本 | 老子乙本 | 裘錫圭 郭永秉 |
| 五行 | 九主 明君 德聖 | 徐寶貴 鄔可晶 |
| 經法 | 五十二病方 導引圖 | 廣瀨薰雄 |
| 十六經 | 道原 | 蔡偉 |
| 稱 | 去穀食氣 | 周波 |
| 五星占 | 太一祝圖 | 劉建民 |
| 天文氣象雜占 | | 王樹金 劉嬌 |
| 刑德甲篇 | 刑德乙篇 刑德丙篇 陰陽五行甲篇 陰陽五行乙篇 出行占 | 程少軒 |
| 相馬經 | 房內記 療射工毒方 胎產書 | 劉釗 |
| 足臂十一脈灸經 |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脈法 陰陽脈死候 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 施謝捷 |
| 養生方 | | 王卉 周波 |
| 喪服圖 | 九主圖 物則有形圖 木人占 宅位宅形吉凶圖 卦象圖 地形圖 箭道封域圖 府宅圖 居葬圖 宅位草圖 | 董珊 |
| 十問 | 合陰陽 雜禁方 天下至道談 | 喻燕姣 周波 |
| 一號墓竹簡遺冊 | 一號墓竹牌 一號墓簽牌 二號墓竹簡 三號墓竹簡遺冊 三號墓簽牌 | 鄭曙斌 蔣文 |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編纂小組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凡例

- 一 本書收入長沙馬王堆一、三號漢墓出土的所有有字竹木簡牘（附簽牌）和帛書（包含圖文兼有的，如《太一祝圖》、《導引圖》等），以及二號漢墓墓道內所出一枚竹簡。另將一、三號墓所出四幅帛畫（其中所謂《行樂圖》已嚴重殘損）附於全書之末。
- 二 全書以帛先簡後為序。帛書各篇（這裏所說的「篇」，也可以是一部書，下同）大體據其內容和性質，按《漢書·藝文志》的分類順序編排。抄於同一張整幅帛或同一捲半幅帛上的各篇，按其原次序編排（如有必要，將這些篇合稱為一卷）。各篇的標題（包括小篇的標題和章題）或係原有，或為整理者根據內容擬加，詳參各篇「說明」。
- 三 帛書圖版主體為經過整理拼綴的帛書。未能準確拼回原位而可大致確定其歸屬的帛書碎片，附於相關各篇卷圖版之末（如相關篇卷有空白頁或襯頁，碎片即附於其後）。過去已發表的帛書中的有些文字，在現有各批次照片中已缺失或不可辨識，則將舊有圖版中的有關部分引錄於相關注釋之中（唯《療射工毒方》第5、6行以及《胎產書》第9行現有圖版缺失處，已用舊有圖版補足）。過去已發表的碎片，未能在現有各批次照片中找到者，也用舊有圖版補上。
- 四 帛書正文「空白頁」（指大張整幅帛書摺疊後斷裂成的整頁的空白帛）及「襯頁」（指大張整幅帛書當初摺疊存放時襯入的空白帛。不能確定其為帛書正文空白頁還是襯頁的，即以「空白頁」稱之），其上多反印、倒印或滲印有帛書的文字（經摺疊後的帛書，其文字面有朝下與朝上兩種情況。文字面朝下的位於上層的帛，如其帛第一次摺疊為左右方向，其字反印到下層的帛的朝上一面，所印字跡稱為「反印文」，反印文與一般文字相比呈水平鏡像；如其帛第一次摺疊為上下方向，其字倒印到下層的帛的朝上一面，所印字跡稱為「倒印文」，倒印文與一般文字相比一般呈垂直鏡像（襯頁上未發現有倒印文。有倒印文的空白頁，只見於抄寫《五十二病方》等篇的一張帛，而且情況比較特殊，參看《五十二病方》說明）。也有部分反印文、倒印文是經「滲透」過一層帛片再反印、倒印而成的。文字面朝下的位於上層的帛，其字滲印到下層的帛的朝下一面，或是文字面朝上的位於上層的帛，其字滲印到下層的帛的朝上一面，所印字跡稱為「滲印文」，滲印文是正的。這些類型的印文有時也出現在帛書正文有字的帛片上」。此種空白頁及襯頁附於相關各篇卷圖版之後。凡可確定其上印文為反字者，為便閱讀，現已作水平鏡像翻正，並於相應圖版標題中注明。
- 五 所有反映其保存現狀的帛書照片（現狀形成過程，參看本書之首湖南省博物館所撰《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出土與整理情況回顧》中的關於帛書出土情況的敘述以及「帛書、帛畫裝裱情況登記表」），以「原始圖版」為名，集中收於另冊，以供參照。
- 六 根據此次重新整理的成果，為帛書、竹木簡的圖版和釋文分篇標出行序號或簡號（凡兩篇以上同卷者，原整理者多通卷連續編號）。原以整幅帛抄寫者，由於經過摺疊，大都已斷為上下兩截，圖版多將其分開印出，其行次下另加「上」、「下」。兩塊相次的帛片之間有無法確定行數之缺文者，其行號仍連續編號，但於兩塊帛片的釋文之間加自成一行的「……」表示。已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三書的那些帛書和竹木簡，以及已收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的遺冊，除去此次整理所編行序號或簡號與舊編號全篇一致者，釋文中皆同時標出新舊編號，用「新編號舊編號」的形式表示。有些情況比較特殊之篇，編號方式在其「說明」中交代。圖版部分則一律只標此次整理所定的編號。
- 七 釋文對簡帛所用字形一般遵循單字從嚴、偏旁從寬的釋寫、隸定原則。如用如「垂」的「𠂔」，作為單字出現時釋寫作「垂」；作為偏旁見於从「口」與从「水」等

字時，則逕釋其字爲「唾」、「湮」等。又如用如「奚」的「系」，作爲單字出現時隸定作「系」，作爲偏旁時則以「奚」代之。偏旁相同、結構不同者（如偏旁配置有左右、上下的不同），一般嚴格隸定，如寫作「靜」形的「靜」、寫作「裒」形的「褚」等字（後者不但結構不同，偏旁且有省略）。常用字隸定從寬，如寫作「老」、「𠂔」等形的「者」，寫作「死」形的「外」，寫作「坵」形的「地」，「女」旁位於「支」旁之下或全字下方的「數」，一般逕釋爲「者」、「外」、「地」、「數」。但結構出入較大者，如寫作「乳」、「𠂔」等形的「亂」，一般仍加以隸定。某些雖可釋但難以隸定的特殊字形，逕用通行字形釋出，於注中說明。

八 簡帛所用異體字、通假字等，釋文中隨文注出其通行字形，外加「（）」。錯字隨文注出正字，外加「（）」。可以確定的脫文隨文補出，外加「〔 〕」。衍文仍保留，外加「〔 〕」。文字已完全殘失者，凡能根據上下文例、參照他本或其他古書確切補出的，一般在釋文中補入，外加「〔 〕」。補文中的字形或儘量按照帛書可能用的原形、或直接用通行字寫出，視各篇具體情況而定。重文號、合文號的脫、衍、缺等情況，也用這套符號表示。殘字剩餘筆劃雖少但仍可釋定者，以及帛書的文字雖已完全殘失但根據反印文、倒印文、滲印文等可釋出者，皆逕釋而不加任何符號，後者一般於注中說明，前者如有必要亦加說明。書手寫錯後塗去或加鉤、圈、點等以表作廢之字以及未寫全的廢字（通常都見於帛書），釋文用「○」代替，於注中說明。書手或校讀者原來在行側或行中補寫的小字（通常見於帛書），釋文直接釋出，亦於注中說明。有殘存筆劃但無法確識的字，用「□」代替。因殘損而完全缺失的文字，所缺字數不能確定者，用「☐」表示；所缺字數大致可以確定者，用相應個數的「□」外加「【 』」表示。缺文數一般據旁行、旁簡字數推定，與實際情況可能稍有出入。

九 帛書中錯簡文句（《春秋事語》有錯簡一處，《戰國縱橫家書》有錯簡兩處，《衷》有錯簡一處），釋文加以移正，外加「〔 』」標示；其原所在處之文不刪，外加「〔 』」，並於注中說明。

一〇 釋文加現行標點。但帛書、竹木簡上原所加章節號、句讀號、重文號等，釋文中仍予以保留。補缺文時是否用這些符號，視具體情況而定。簡帛所用各種符號的情況比較複雜，釋文一般按原樣摹錄，但稍加整齊化。有特殊情況時在注釋中說明。

一一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以及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四書的注釋，本書全部加以保留（簡稱爲「原注」、「張注」）。注釋中，引原注、張注或他說之後再出整理者之說時，前加「今按」二字。注釋、說明等引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時，一般分別簡稱爲「《馬〔壹〕》」、「《馬〔叁〕》」、「《馬〔肆〕》」；引用此三書的具體內容時，簡稱「原釋」、「原釋文」、「原整理者」、「原整理本」、「原注」等；引用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時，簡稱爲「《校讀》」、「張釋」、「張注」。引用原整理者所發表的其他釋文注釋、《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以及有些較常用的著作時，亦使用簡稱（參看各篇後的「參考文獻」）。引用論文和著作的簡稱格式一般爲「作者（年份：頁碼）」；同一作者同一年份的不同論文和著作，於年份後加「a、b、c……」以示區別（詳參各篇後的「參考文獻」）。偶一引及的論文和著作則不用簡稱。